

東晉南朝上清經中的動詞“宴/晏”

周作明 俞理明^①

傳世的道教典籍記錄了漢語變化的某些事實，是漢語史研究素材的一部分。東晉南朝時期，道教在江東傳佈時形成了上清派，該派所依托的經書即上清經^②，數量可觀，用語文白夾雜，其中不乏因道教活動而引發的漢語變化成分，“宴/晏”是其中一例。

一 動詞“宴/晏”表“駕乘”義

上清經中有一些作動詞的“宴/晏”，如：

元始九天父母、太真丈人同宴景龍之輿，從桑林千真……（2/167c）長宴景龍輿，攜契高上賓。（33/547b）匡御五星，煉易形容，乘雲宴景，上登玄宮。（33/549c）玄景上靈，驂宴八氣，造景九玄，翱翔無外。（34/56c）氣入神寂房，迴宴紫霄輶。（34/191a）

修之二七年，便得晏鴻翮而翔，斥紫霄而升晨也。（6/668a）九年乃得晏飛網而上步，乘空紀而超足也。（6/675c）攜契十天真，晏我九鳳軀。上登玉京闕，下戲閬風州。（34/2b）

“宴”和“晏”其實是同一詞的不同寫法，這在道教的訓詁中已有人闡明，北宋陳景元《上清大洞真經玉訣音義》“晏景”

條注：“上音宴。古經宴、晏皆一體。他皆類此。”（2/706c）

二字通用，文獻中不乏其例。道經中的某些內容，在不同的經文中有重複出現，其中有的用字就略有差別，比如：

“攜契十天真，宴我九鳳軀”（11/147b）之“宴”於34/2b作“晏”；“宴觀九霄外”（34/294a）的“宴”於3/397a、34/298a作“晏”；“晏寢九度表（20/506c）”的“晏”於33/528c、34/30b均作“宴”；“入晏華寒，出眇八外”的“晏”（4/552b）於33/388作“宴”；“同晏玄丹”（34/81a）的“晏”於2/899c、908a、33/407a均作“宴”。

不過，現有辭書主要把“宴”和“晏”釋為形容詞，如《漢語大詞典》：

宴：1. 安閒；平時。2. 安定；平靜。3. 喜樂；歡樂。4. 安樂；逸樂。5. 宴請。6. 筵席，酒席；宴會。8. 通“嚙”。9. 通“晏”。晚。

晏：1. 晴朗。2. 鮮豔；華美。3. 溫和；和柔。4. 平靜；安逸。5. 晚；遲。6. 引申為盡。7. 通“宴”。參見“晏賞”。8. 姓。

歷史詞典的釋義，主要依據世俗文獻語料，在這些材料基礎上歸納出來的意義，顯然不足以說明道經中“晏”和“宴”的意義。上引道經諸例中，“宴/晏”的賓語“景、鴻翻、飛綱、八氣、紫霄輶、九鳳軀、景龍之輿、景龍輿”都是道教中的“雲車羽蓋”^③，是神仙遨遊太空或修行者道成升仙時乘坐的交通工具，據此，動詞“宴/晏”當釋為“駕駛；乘坐”。經文中的異文也可資證，如：

33/453c 中“是時帝君高宴景龍之輿”，在28/379a作“是時高帝常乘景龍之輿”，“宴”即“乘”。

二 動詞“宴/晏”構成的複合詞語

道經中，“宴/晏”的使用相當普遍，它構成了一批複合的詞語，並在“駕”“乘”的意義上，引申出“飛行”“遊覽”義。如：

【宴景^①】此神州七轉舞天之道，縱景萬變之法，煉形化仙玉訣，行之九年，九妃宴景，同輦飛空。（33/551b）第五之變，當化身爲龍，匡御五星，煉易形容，乘雲宴景，上登玄宮。（33/549c）紫微夫人授書曰：“夫黃書赤界，雖長生之秘要，實得生之下術也。非上宮天真，流辨晏景之夫所得言也。”（20/497a）

道書中多敘述神仙或學道者騰雲駕霧，駕乘星辰精氣，星辰精氣多用“景”表示，如“日月之明謂之光，星辰之精謂之耀，總曰七曜，統曰三景。景者，明精之象也”（33/466c）。故經文中“宴（晏）景”一詞習見。

【宴觀】太上真人所以廣眎眾天，豁落紫空，宴觀七覺，游翔萬方，實是由四液之飛津、五珠之丹皇矣。（34/41a）

【宴眎】上生玉房，受位金仙，天之玉堂，常接帝賢，九天之中，宴眎劫年。（1/538b、33/756a）宴眎太霞宮，金闕曜紫清。仙房暎太素，四軒皆朱瓊。（33/791a、34/29b）於是四氣運和，八風扇虛，宴眎紫林，振裳九嶠，扶桑鬱秀，建木舞丘，萬真逡巡。（34/147b）

“宴/晏”有遊覽出行的意義，但如果前面加上一個表示位移的動性語素，組合後的意義就主要是前面那個動性語素的意義，它的表意功能就很弱了：

【徊宴】駕歎教八虛，徊宴東華房。阿母延軒觀，朗嘯躡靈風。（20/504c）

【旋宴】四子遨遊，經時旋宴，極眇而反。(33/642a)

【遨宴】行則紫旄之節，駕則八景錦輿，前從萬靈，後從千真，九鳳齊嘯，天鈞唱弦，神龍啟道，五帝參軒，飛行太空，遨宴丹霄，位爲上清真人玉卿之師。(5/883b、33/641b) 前導鳳歌，後從天鈞，六師啟路，九龍翼軒，以迎於真公，上登玉清北辰上宮，遨宴七元，迴旋五宿，歷步天關，位登總仙。(5/880b、33/494a) 四舉超躍，薦我玉真。遂乘八景，遨宴九煙。(5/886c、33/643c) 太上玉經寶訣曰：上升玉清中，遨宴九遐外。(34/293c) 佩入太微，則雲輪上往，神武抱關，振衣瑤房，遨宴希林，左招仙公，右棲白山，而下眇太空。(《太平廣記》卷五十六“雲華夫人”)

【遊宴^⑤】策虛升飛，遊宴玉京。(1/536c) 得食其花，與日同靈，得食其實，遊宴玉清。(1/825b) 得策飛輶，遊宴五嶽。(3/417a) 朝啟真父，游宴玉庭。(28/407b) 修行九年，勉得上仙，白日升天，遊宴玉宮也。(33/425b) 得誦憂樂之辭，超身九玄，遊宴玉京。(34/1b)

【飛宴^⑥】況來生始學飛宴之舉，而不知不空之法，何由得拔重霄之門，觀天地之始終乎？(6/668b)

【造宴】乘戍負已，洞入無形，興雲降雨，飛霄紫輶，造宴五嶽，與帝合併。(33/525a) 乃微祝曰：玄景上靈，駢宴八氣。造宴九玄，翱翔無外。回真下降，解我宿滯。蔭以飛雲，覆以紫蓋。得乘八景，上升霄際。(《雲笈七籤》卷五十三“雜秘要訣法”)

【朝宴^⑦】一月悉三登玉階，朝宴神真，運周萬劫，傳于太真王。(1/887b) 降適過禮，朝宴失節。(3/418a) 太陰玉晨九元真妃受流精飛景寶章，蕭條九輝，豁落七元，以披天關，朝宴玉京，上登始天元景玉京陵層之臺、九曲之房。(33/544b) 玄玄虛上，四靈數篇，玉慧散魔，六度休陳，

高會三元，朝宴九真。(33/770c)

這類詞語，在世俗文獻中或沒有出現，或意義不同。

三 宴 N/晏 N+N

由“宴/晏”加上一個名性語素構成的動賓結構的動詞，後面還可以再帶一個表處所的名詞。如“宴景”：

逸駕九玄，遊眇瓊關，宴景三元，盤徊玉霄，適肆紫庭。(1/887a) 立登雲輿，宴景五嶽，位掌靈山。(3/418c) 九年，與八素同輶，遊行太霄，宴景玉晨。(33/481a) 凡修此道，當以月一日、三日、九日、十八日、二十七日，一月五日乙太陰九河帝君宴景陽穀，上戲玄精遊會之時也。(33/549b) 又一月五過，宴景雲宮，時適五嶽，歷觀河源，遊眇八極。(34/177c)

騰轡控玄暉，晏景洞野外，流浪尋靈人，合形慶霄際。(33/554a) 玉清帝君，逍遙洞清之上，晏景龍山，時引高聖玉清之賓……(33/748c)

對於句末的處所名詞，有兩種分析方法，或把它看作補語，或把它看作賓語。不過，句末處所名詞作補語，前面常常可以插入一個介詞，但道經中，“宴景”後的名詞前沒有發現有介詞插入，因此，把它看作處所賓語要好些。

“宴輪、宴(晏)轡、宴駕”也有這樣的用法，如：

五帝齊真，三景徘徊，宴輪雲房，上披朱機。(33/777c)

逍遙靈館，晏轡華堂。永保天地，與劫俱終。(34/66a) 如法九年，克乘飛景，宴轡紫晨也。(1/892b)

紫書訣言：凡修上清之道，未能騰景霄庭，宴駕紫虛，始欲涉學，雖托志幽阜，長齋瓊林，猶不免於陽九之災、承

唐之年也。(33/428b) 長爲之者，出入帝晨，宴駕雲輪，遨騰上清。(33/785b)

由於後面名詞性成分的出現，“宴 N/晏 N”的行爲意義得到強化，其中 N 的名物意義弱化。如果後面的名詞的意義與 N 重複的話，N 的表義作用就更是可有可無了，如“宴駕雲輪”中，“雲輪”指雲彩形成的車，與“宴駕”中的“駕”同義而更具體，“駕”在表意上就沒有作用了。這樣，動賓結構中賓語的表意功能在演變過程中逐漸磨損，或變爲無意義的贅餘成分。

對於“動賓結構＋賓語”這一類型，張博（1999）在饒長溶（1984）、陳垂民（1995）、邢公畹（1997）等文討論現代漢語“動賓＋賓語”結構的基礎上，追溯了它在歷史上的表現，對該結構的語法語義條件及發展趨勢作了深入分析。張文認爲，兩漢之後，該結構較有活力，不斷發展，“在‘動賓結構＋賓語’句式的發展過程中，量的增長僅是一個方面，其實更值得注意的是其‘質’的變化軌跡。所謂‘動賓結構＋賓語’句式‘質’的變化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：（一）動賓結構後面表示處所的補語向表示對象的賓語轉化。（二）‘動賓結構＋賓語’句式中的結構賓語磨損。一些動賓結構的賓語要素在演變過程中逐漸磨損，或變爲補語要素，或變爲無意義的綴餘成分。（三）動賓結構具備了某些純動詞的語法特徵。”從“宴（晏）景”與後面地點名詞的關係來看，後面的地點名詞並不表示行爲發生的處所，而是指行爲的目的地，即賓語。

四 “宴/晏”的“遊覽”義

張博（1999）分析動賓結構中賓語的虛化對詞義的影響：“動賓式動詞的兩個詞素不斷融合，原有的動賓關係逐漸模糊，產生了新的引申義。”這種變化，不僅影響詞義，也影響詞的形

式，“宴景/晏景（轡、輪、駕）”中的“景、轡、輪、駕”的意義模糊，在表意上可有可無，可以單獨用“宴/晏”表“遊覽”義：

登攜眾真，共登白鸞之車，駕黑翮之鳳，以宴常陽。（2/168b）朝與玉帝同宴，夕與玄母同止，渴噲浪井洪泉玉芝，饑納龍胎瓊腴絳樹赤子。（33/456b）入宴華晨，出眄八外（33/388a）攜遊五嶽，上宴五天，長生不死，保成真仙。（33/638a）先宴八宮，進登玉清。（33/785a）宴八極之城，登明真之台（34/40b、34/53a）乘空洞之流輶，轡太霄之圓車，出宴黃房之內，入登東晨之臺。（33/389a）騰五太無，七神常生，雙宴空洞，遊夢上清（33/771a）身升太霞宮，控龍宴玉虛，上朝上清皇，寢興幸正扶。（33/757a）偶景策飛蓋，迅轡浮八清。整控啟丹衢，流眄宴雲營。（33/749a）是時實自足自娛，長宴紫宇矣。（33/600a）一月三登玉清，再宴昆侖，五校眾仙。（34/177c、34/179a）祝曰：飛靈紫清，化為驎軀。上躡玄綱，乘空駕虛。與我七玄，同宴遨遊。（33/784a）

受六朝文風影響，道經中多四六、駢偶以及五言詩句，字數的要求，促成了“宴 N/晏 N”組合中略去 N，而意義不變，但諸例中的“宴”後的地點賓語，却仍昭示它們的來源。該義還可從前人對道教文獻的注釋中得到證明：

梁丘子注《上清黃庭內景經》“駕歛接生宴東蒙”：“歛，倏歛。言乘風氣而忽發而往。或云：歛，龍名也。東蒙，東海仙境之山也。接生，長生也。與生氣相連接，歛然而遊其處。”（《雲笈七籤》卷十二“三洞經教部”）。

五 “按轡” 和 “宴轡/晏轡”

“宴、晏”與“按”古音相同，《爾雅·釋詁下》：“按，止也。”“按”有“抑制；止住”義，在漢代，“按”這個行為用於車馬，構成“按轡”，指放緩或止住車馬，如：

《史記·絳侯周勃世家》：“壁門士吏謂從屬車騎曰：‘將軍約，軍中不得驅馳。’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。”

上清經中，也有“按轡”或“晏轡”“宴轡”：

擲輪空洞津，按轡舞綠輶，玉華飛雲蓋，西妃運錦旂。
(11/149a、34/29b) 得乘飛景，按轡綠輶。(34/58a) 宴轡雲輪，策御飛輶。(1/830c) 皇崖晏轡，玉仙策輶。(34/20b)

其他還有一些“宴/晏”與“按”相通的例子，與“按轡”有關：

33/486c “上景宴飛轡，迅駕檢雲營”在 34/58b 作“上景按飛轡”；

34/30c “真晨晏天馬，迴駕神玄家”在 33/461a、11/150b 分別作“清晨按天馬”、“清晨案天馬”。

但是，從以上例子來看，道經中，這個詞已經不是放緩止住車馬，而指駕馭車馬，因為“轡”可以是神速的“飛轡”或“天馬”。所以，雖然“按（宴/晏）”的“控制”意義仍然保存，但對速度或行止的限制變了。在進一步的理解中，由於賓語都指交通工具，而交通工具的功用是乘坐，“駕馭”被理解為“駕乘”。道經中，來自“按”的“宴/晏”，從此發生了進一步的變化。

道經用語中，不僅“按轡”的意義與世俗文獻中有所區別，“按”與“宴/晏”的用法也不完全相通，“按”控制的交通工具，祇限於“轡”或“天馬”，而“晏/宴”卻有豐富的組合對象，主

要是道教理想境界中的交通工具；“宴/晏”的這些用法，是世俗文獻中“按”所不具備的。

道俗文獻中“按”或“宴/晏”用法差別的出現，可能出於道教知識分子講究用字、通過字形字義來表現道教思想的傳統。道教追求清靜無爲、簡素真樸，在表達道教概念的時候，他們往往使用“无”而不用通行的“無”，用“炁”不用“氣”，著名的“抱朴子”也絕不寫成“抱樸子”。“晏”“宴”有平靜安逸的意思，符合道教的理想境界，而“按”則有強制的意義，與此相悖。因此，除了世俗已經通行的“按轡”等未能盡改，其他表示的駕馭意義的“按”，都改用“晏/宴”。用它們來表達遨遊天境的意義，也符合道教的理想：駕馭着飛行的龍鳳雲霧，但駕者從容不迫，悠閒自得，“晏/宴”字面上原有的意義，表現了得道者的風範；而實際上的風行電馳卻使詞義產生了重大的變化。

總之，我們認爲，六朝出現的動詞“晏/宴”的新用法，體現了道教社團特定的交際需求對漢語詞彙產生的影響，是一個帶有社會方言性質的成分。

道教在中國傳承不息，延綿近兩千年，道教的傳人和信衆，形成了中國社會中一個有悠久傳統的語言社團，他們一方面承襲本社團內的習用詞語，具有自己的用語特色，另一方面他們又是同時期漢語的一般使用者，與整個漢語社會息息相關，是全民概念下的漢語使用者中的一個部分。道教用語在主體上與一般漢語是一致的，其中有別於漢語共同語的成分，既包括歷代道徒從民間和口語中吸收的成分，也包括了道教人士自己創造的成分，是漢語歷史發展中分化和變異現象中的一個部分。道教在中國社會有廣泛的影響，道教用語並不限用於本社團內，其中不少成分通過各種途徑進入漢語共同語，它又爲漢語的豐富和發展作出了自己的貢獻。問題是，道教用語作爲一種行業語，到底出現了哪些變異，以及它們對漢語共同語影響的程度和範圍，由於缺乏足夠

①本文的資料文獻工作和初稿全部由周作明承擔，文章結論主要採用俞理明的意見。

②上清派形成於東晉中葉，其第六代宗師陶弘景以茅山為傳道中心，故又稱茅山宗，迄至唐代，成為全國道教的主流，於元代歸併於正一道。故上清經當包括隋唐以後產生的部分，為方便研究，本文取材料僅限東晉南北朝的上清經。關於此時期上清經的考訂，國外的可參看 strickmann 1981、Robinet 1984，國內的可參看任繼愈 1991、胡孚琛等 1995、朱越利 1996、丁培仁 2000 等。本文引用的道經，除《雲笈七籤》用李永晟點校本（中華書局 2003 年 12 月），其他引例均依據北京文物、上海書店、天津古籍出版社 1988 年影印的明萬曆《正統道藏》本（共 36 冊），限於篇幅，引用時略去經名，僅標此版《道藏》的冊數、頁碼、欄位（a、b、c 分別代表上、中、下欄），如“6/668a”代表該句在《道藏》第 6 冊第 668 頁上欄。

③筆者對經文中神仙所乘駕乘的那些富麗堂皇的工具作過歸納，主要有四個方面的：一為神車或神具，如輿、蓋、駟、輦、輶、輪、車、素、剛、素飊、飛駟、飛軒、天綱、流鈴、徘徊玉輦、太霄瓊輪；二為星辰精氣，如景、晨、瓊、雲、霞、煙、光、霄、風、氣、芒、華、精、曜、星、日、斗、月光；三取天空“虛冥”的特點，主要有浮、虛、空、玄、冥、幽、無；四為神獸，如：飊、鳳、鵠、龜、龍、鳳凰、師子、青龍、白虎、飛龍、青鳥、太山靈獸。筆者認為，以上這些都與“雲霧”有關，神獸也是人們根據雲霧的特點想象出來的。

④《漢語大詞典》無“宴景”，有“晏景”，釋為“傍晚”。

⑤《漢語大詞典》釋“遊宴”為“遊樂”，這一釋義似可驗之所引文句。但從聚合系統來看，我們認為，上清經中“遊宴”的“宴”和本文討論的其他“宴”一樣，不能釋為“樂”，而是“遊覽”義，“遊宴”即“遊覽”。

- ⑥南朝宋鮑照《苦雨詩》中有“沉雲日夕昏，驟雨淫朝旦。蹊澗走獸希，枝寒鳥飛晏”，其中“晏”是“遲晚”的意思，與此無關。
- ⑦即“朝拜”義，“宴”的意義已虛。世俗文獻中或作動詞，指“用朝廷的宴會款待”，如《北齊書·文宣帝紀》：“十一月甲午，帝至自晉陽，登三臺，御乾象殿，朝宴群臣，並命賦詩。”《漢語大詞典》釋為“朝廷的宴會”，與上清經中的意義無涉。

〔參考文獻〕

- 饒長溶 1984：《動賓組合帶賓語》，《中國語文》第 6 期。
- 陳垂民 1995：《談談述賓短語帶賓語的問題》，《暨南學報》第 1 期。
- 邢公畹 1997：《一種似乎要流行開來的可疑句式——動賓式動詞＋賓語》，《語文建設》第 4 期。
- 張博 1999：《“動賓結構＋賓語”的條件及發展趨勢》，《古漢語研究》第 3 期。
- 陳國符 1963：《道藏源流攷》（上冊），中華書局。
- 卿希泰 1988：《中國道教史》（第一卷），四川人民出版社。
- 任繼愈主編 1991：《道藏提要》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。
- 胡孚琛等 1995：《中華道教大辭典》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。
- 丁培仁 2000：《關於上清經》，《宗教學研究》第 2 期。
- 索安（法）著，呂鵬志、陳平譯 2002：《西方道教研究編年史》，中華書局。
- Robinet 1984：par Isabelle Robinet，La Révélation La Révélation du Shangqing dans l'histoire du taoïsme. Paris：École Française d'Extrême-Orient, 1984. 呂鵬志譯為《道教史上的上清降經》。
- Strickmann 1981：Michel Strickmann, Le Taoïsme du Maochan，Chronique d'une révélation, mémoires de I, IHEC XVII；Paris：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81. 呂鵬志譯為《茅山的道教——降經編年史》。
- （周作明，俞理明 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 郵編 610064）